

船

车炫霖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277599

……方舟的结局向我们抛出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从主观上来讲，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不再成为人？……

——节选自《古人类心理学及“方舟”计划的反思》何明光著

【您同意参加方舟计划吗？0 否 1 是】

黑色的文字嵌在白色的背景上，魏晟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字体超自然的简洁。在做出选择的一秒钟，他短暂地回顾了自己并不漫长的一生。

2049年，出生。性别，男。体重，3.9千克。

2053年，4岁，表现出惊人的直觉。对于硬币与骰子落面的预测达到93%的准确率。

2055年，6岁，进入小学。

2061年，12岁。小学毕业，进入初中。

2062年，13岁。第一次逃学，同日发生了大型地震，因处于开阔地带而侥幸生还。

2064年，15岁。中考，进入高中。

2066年，15岁。升高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份清单会越来越长，直至某天他寿终正寝。

他现在只有17岁，用句老套的话来讲——正是蓬勃开放的花儿一样的年纪，正是八九点钟初升的太阳一样的年纪。

然而这个太阳要熄灭了，与93亿颗太阳一起被埋葬在这个名为地球的坟墓——说错了，那时候已经不会有人去埋葬他们了。

魏晟和所有人一样。他不想死，他要活着。他又看了一眼字幕，黑色文字嵌在白色的背景上，像是宇宙与星空一般冰冷而永恒。

是的，永恒。

【您同意参加方舟计划吗？0 否 1 是】

1.

耳后微微发热，他知道那是识别芯片过载运行发出的热量。他甚至能够听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嗡嗡声。

【数据采集…0%…43%…76%…100%】

【数据采集成功】

【数据已上传】

魏晟紧张地盯着缓缓爬行的进度条，直到那五个大字清晰无误地显示在眼前，心脏才逐渐放松下来。

没关系，我已登上方舟。压下心底最后一点不安，他幸福地想到。

“西尔维亚小姐，计算结果出来了么？”

“如果您说的是两天前发生的宇宙可见光频段异常增亮的话，计算结果已经出来了。”女研究员回复着博士的问题，目光却有些游移，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回答家长不经意的询问。

“什么原因？”

“一千六百光年外的一个中子星落入黑洞时辐射的一束伽马射线，射线束经过了

多个高密度尘埃团，所以可见光的到达有一个提前量。介质对伽马射线的减速效应比对可见光明显，您是知道的……”

“停下吧，”博士抬手打断了她的话，“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三个月。我们很幸运，博士。”

博士轻轻地摇了摇头。

“未必啊……”

话语湮没在嘀嗒声里，他的背影隐没在走廊的拐角处。

方舟计划的提出，引发了政治与技术上双重的争论。计划共分为三步：第一步，收集全球 93 亿人的大脑模式数据，并储存至美国最新超级计算机 SnesueL。第二步，在伽马射线暴爆发后，SnesueL 将自动开启全球计算机联网以获取足够算力进行计算。第三步，同步所有大脑模式样本的时间断点，并在计算机模拟环境中进行运行。同时，将冷藏十万颗人类受精卵，待地球生态系统稳定后由计算机自动唤醒，以重新建立真实的人类文明。

当年 11 月 27 日，全球所有人都同时收到了两条信息。第一条是对人类当前处境的简述与对方舟计划的介绍，另一条则是意见征询信息。如果选择为否，该信息将以十天为周期重复发送三次。而只要有一次选择为是，识别芯片便会选择者的大脑进行模式数据进行采集并上传至 SnesueL，以让选择者在计算机的模拟现实中继续生存。

“明个儿就放寒假了，今儿怎么还要上晚自习啊？”同桌愤愤地抱怨着。

“你抱怨啥呢，往好了想。寒假刚放完，砰，炸了。这回作业还不用做了，传上去还能再放次假呢。”魏晟满不在乎地答应着。令后世的学者们难以理解的是，在实体文明存在的最后一个月里，大多数人竟然平静得令人难以置信。社会还在正常地运行，预料中的暴动也鲜有发生。

当死亡平等地降临时，与从未降临无异。

“我就闹不明白了，造飞船飞走不行吗？再不济，躲进掩体里也算好嘛，用代码组成的人，那还能叫人吗？”

“哼，造飞船？你还真当那玩意是条线啊，它的直径有几十光年！你想躲，躲到地球那边也没用。半年时间啊，停水停电停气，躲起来死得更惨。”

“造了飞船也轮不到你上。”后排一个女生淡淡地吐槽。

“哦，对了，”魏晟真诚的目光里露出一丝揶揄，“那个回答你选的是还是否？”

“……是。”

不是所有人都有不当电子宠物的决心。

“得了，咱不说这个了，”同桌有些尴尬地结束了这个话题。他把一枚硬币凌空抛起，看着它飞转成一个球体，又被一把盖在桌面上。“正面还是背面？”

视网膜捕捉到的图像通过神经瞬间传入大脑，生物电信号在突触丛林的末梢疯狂飞跃，万千扰动分裂又交融，最终汇聚成一个有意义的思想。答案从心底浮起，如一个水泡跃上海面一样自然而然。

“背面。”

同桌掀开手掌，熟悉的兰花纹刻静静地躺在桌上。“行，你牛。”他懊恼地说着，“你这能力跟个 bug 一样，真不打算以后算命去？”

魏晟笑了笑。“我的直觉一向很准。”他不无自豪地说道。

全球计算机的联络已经完成。作为计算机网络核心，SnesueL 在承担计算任务的同时，还负责将任务分包至下属的一级终端，其中包括中国所属“流火”三号，芬兰所属“Dangle”等十余台超级计算机。这十余台计算机又连接到计算机网络的第二层，这一层则包括更老的美国“frontier”，中国“神威太湖”及“天河”系列，以及日

本的“富岳”等，如此层层分包，直至每台终端。位于网络中心区的计算机最为重要，均用厚达五百毫米的铅板进行了全方位的保护。根据射线强度衰减率方程，这个厚度的铅板足以将伽马射线的剂量减至十亿分之一。

【数据收集已结束，总样本数 8,936,427,880】

这条信息显示了不到两秒便消失了。最终，全世界超过 85% 的人选择了方舟。无论坚定与否，他们相信，这艘救世之船终将带他们前往命运的彼方。

不得不说，数据收集结束的时间恰到好处。因为与此同时，射线束已经进入太阳系。

天王星与海王星宁静的表面破碎，高能粒子刺入这两颗气态巨行星脆弱的大气，激起一片细密的荧光涟漪。流浪了近百年的旅行者整个机体迸现出触目惊心的银色火花，随后在一次无声的爆炸中撒手人寰。水星光芒乍起，不同于此前的亿万纪元，这次它的光芒源于自身。射线束掠过太阳，千万根日珥奏起壮丽的死亡之曲，这首死亡之曲的前奏将在八分钟后被第一个人听见。最后，这个宇宙中最冰冷而炽热的怪物，扑向了一颗渺小的水蓝色星球。

最先受到打击的是西半球，47 亿人的生命在七秒钟内终结。24 小时后，全球只有极少数位于地下深处的人类得以幸存。在射线持续的第 37 天里，最后一个人类死于窒息。

陆地由绿转黄，地球生态圈遭遇了前所未有重大打击。71% 的物种在这场浩劫中灭绝。DNA 颤抖着被撕裂，重组，剩余的生命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生着变异。

全球电网已被破坏，除中央三环受保护的超算以外，能够正常运行的计算机不足 1.3%。但是，现有的数据处理能力已经超过阈值。

【信息获取成功】

【“方舟”程序启动】

终端网络一层层被点亮，成千上万的数据流开始涌动。它们彼此交互穿梭，漫过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剪辑程序同时对 89 亿份样本进行剪接，平均每秒钟处理十亿次。时代在镜面里更替，王朝如焰火般变化，人类文明的所有数据以光的速度迸现，汇聚，分离，解析。

“方舟”正在起锚。

清晨六点的天色还是一团深沉的黑暗，刺耳的闹铃声把四下里的寂静划破了个口子。

“啪”，一只手精准地拍掉闹铃。手的主人不情不愿地翻下床，瞬间被十一月的寒冷冻得全身一个哆嗦。披上外套，他慢吞吞地向盥洗间挪去，脑子里还回想着昨天那盘精彩绝伦的游戏。然后他拧开水龙头——

时间断点。

——盯着水流把杯子渐渐注满，杯子发出音调渐高的声音。

如果这时有人告诉魏晟说，就在这三秒间，外界的三个月已经过去，魏晟绝对会亲切地帮他打个去四医院的滴滴。如果他还说这个世界全都是由数据模拟的，魏晟就会给他吃个大巴掌，让他好好感受感受数据模拟出来的痛觉。

当然并不会有人和他讲这种疯话。所有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吃完饭，魏晟跨上自行车，迎着十一月清晨的冰冷的风骑向学校，就像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所做的那样。一样的课表，不变的老师，时间在晚自习的钟声里黏稠地嘀嗒作响。有人复习，有人发呆，有人百无聊赖地玩着无聊的游戏。

“行，轮到你了。”

同桌皱起眉头，做出《思考者》般深邃的表情，好半天才憋出一句：“我喝过厕所清洁剂。”

“卧槽，牛 X。这事儿我还真没干过。”

“该你说了啊。你干我没干过的事儿，想不出来了吧？”

“怎么可能，”魏晟志在必得，“我挨过学校处分。”

同桌一下来了兴致，强烈要求他把事情始末和盘托出，让哥们开开心心。讲台上的老师甩了个眼刀过来，示意他们晚自习不准说话。二人悻悻对视了一眼，压低了声音。

“就六二年那次地震的时候。那天我早上去上学，骑到一半感觉不对劲。不，不是不舒服，就是……很怪吧，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鬼使神差的我就把车骑进公园里了……当时还有个老头，他叫我赶紧去学校，不准偷偷出来玩，但我没听他的。刚骑到广场那儿就地震了，我们那边不是震中嘛，记得吧，当时摇得跟坐过山车一样。好像说学校外墙都裂了缝，好在教学楼没塌，没有人伤亡？”

“嗨，你说地震我想起来了，伤亡倒是没有伤亡，但是点名的时候发现少了个人，当时全校那真是慌得一批。行啊，合着当年那个迟到两个半小时还优哉游哉来上学的大仙是你呢嘛？！”

“对，然后我就挨了个警告处分。”魏晟耸了耸肩，“Your turn.”

同桌当机立断：“我儿子六二年因为逃学挨了学校处分。”

总有儿子想当爹。魏晟这样想着，和蔼地送去了一个大后脑勺。

随着时间的推移，辐射剂量持续增加。即使在半米厚的铅板的保护下，辐射带来的影响也不能完全被消除。而每个亿分之一的叠加终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在第51天，frontier的一个处理器发生故障。一串几乎无穷无尽的代码被拦腰折断，数字的倾盆大雨瞬间停止，方程与矩阵狂暴地回溯成一个首尾相接的螺旋，分析程序陷入逻辑的死胡同，枉然产出雪崩般的报错信息。主机闪烁着红灯，报警的刺耳嗡鸣声惊飞了几只逡巡的野鸟。野鸟扑棱棱地飞向天际，寻觅着今天没有着落的晚餐。

这个处理器很快被断开连接，数据被分配进其他处理器中继续运行，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个损坏处理器如同第一片坠落的砖瓦，昭示了整个王朝无可挽回的破落与坍塌。

七天后，frontier停止运行，SneseuL单方面断开了与frontier的连接。这台超级计算机的终结对于整个网络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打击，即使它已经是三四十年的老货，frontier依然是算力贡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再有一台核心计算机损坏，计算机网络的总算力就将跌破阈值。

三十二天后，法国 Adastra 断开连接。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所属 Adastra 已断开连接】

【算力损失，58.31 千万亿次/秒】

【网络冗余已耗尽，总算力已跌破阈值】

【程序优先级排序中…17%…32%…51%…78%…100%】

【排序已完成】

【选择删除程序：018397K531A93408T 等约 11 万条程序】

【程序已删除，冗余恢复】

以“维持数字社会运行”为元指令的 SneseuL 在算力跌破后作出的最优决策是：删除影响度最小，优先级最低的程序以减少算力需求，这些程序的删除对于社会备份的影响微乎其微，没有人会发现任何异常。

“方舟”只是损失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零件罢了。几个零件与一整艘船孰轻孰重，SneseuL 自然掂量得清。它飞快地处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错信息，元指令默许了它的行为。

什么是直觉？

直觉不是算命先生的卦盘，亦不是笔仙或碟仙的游戏，它是一种本能的观察与推理。这个过程通常过于迅速而复杂，以至于无法被意识所察觉。

就像你上晚自习时偷偷玩手机，突然有一种被窗外的一双眼睛盯着的感觉。你没

有看到他，更没有听见他说话，但你就是知道他在你身后。你甚至知道他是谁，虽然你并不认为自己能捕捉到那些微妙的光影与气流。

但你确实能看到，你早已看见未来。

魏晟猛地从床上弹起来，惊魂未定地喘着气。他感觉到自己的太阳穴突突跳着，热得发烫，心脏像擂鼓般咚咚作响。声音在寂静的夜里被无限放大，几乎击出了空洞的回声。晚自习玩手机被抓个现行绝对不是什么好梦，更何况还有个声音在旁边念着旁白。旁白的内容他倒记不清了，但那种恐慌绝对作不了假。

魏晟本打算再睡一会儿，但辗转反侧终是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那种被盯着的感觉就又涌现出来。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索性直接起床，强烈的灯光让他好受了一些。洗漱下楼，夜色依然浓重，漆黑的天幕上寥落地坠着几颗孤星。在这片死寂的黑暗中，他愈发感到被窥视的惶恐。它并不是来源于方才梦境的延续，而是来源于他的自身。

窥视感本身其实并不强烈。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当年那次逃学的真正原因，只当是突发了少年心气。而即使是在向他同桌略带骄傲的叙述当中，那种“很怪”的感觉也只是被一笔带过。但他自己相当明白，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这种被一切注视的不安，被万物威胁的恐惧。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威胁咄咄逼人，来源于高处——而正是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把他带向了那片空地。但现在这种温和的不安却令他无法躲避。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被悄悄地被取走什么东西，而他就在世界的中心，无路可退。

魏晟一整天都惶惶然的。可这一天确实很普通，普通得令人发指。没有火灾，没有地震，没有外星人入侵，甚至没有老师点他的名字，唯一一个可以被称为“event”的事，是在去食堂的路上被绊了一跤。但焦虑感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倒是愈演愈烈。最后，就连心最大的同桌都发现了问题。

“咋的，不舒服？脸色这么差。”

魏晟强忍住把那根比画来比画去的手指头撇了的冲动。“没有。我感觉不好。”

同桌似乎心领神会，嘴角上扬，露出一个了然的微笑。“看到没？”他用胳膊肘推着后排那个女生，“心有所属了，妥妥儿的。”

心有所属个屁，魏晟想，我在这儿神经紧张得快要疯掉了，你们还在那儿八卦我心有所属呢？你天天说我像个 bug，我现在倒觉得自己出 bug 了。

体验了一把失眠的酸爽，第二天他顶着一对熊猫眼去了学校。

“天哪！”同桌摇头晃脑地惊叹道，“用情至深，用情至深呐！”

魏晟没有回答他的话。事实上，他压根就没有听见。他只是空盯着外面摇晃的树叶，眼神却完全没有聚焦。在他眼中，所有曾经熟悉的人与物都变得陌生起来。医生说这只是学习压力导致的轻微解离现象，希望只是如此。他依然说不清是什么不对劲，但确实有什么不一样了。他做了几个深呼吸，以平复突如其来的心悸。

硬币在窗台上旋转着，“正面。”他低语道。

手掌掀开，正中央的“一角”字样晶亮地闪着光。

【SneseuL 08 处理器已损坏】

【SneseuL k3 接口已断开】

Warning!Warning!

SneseuL 很快修复了几个错误，同时继续做着那些事情：处理报错，删除程序，下包任务。距离伽马射线暴爆发已经过去了一年。在此期间，核心部位共 11 台计算机损坏，SneseuL 共约 1/3 的部件停止运行。

方舟仍在。这艘救世之船沿着时间的长河，承载着人类的一切，向着时间无尽的下游驶去。

吞了两片安眠药，魏晟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这一周下来他算是想通了，情

况确实是几乎走到糟糕的地步去了。不是他自己出了问题，绝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然身体不会这么往死里搞自己。换句话说，事出反常必有鬼，最起码是有人在捣鬼——他对于那些隐藏的事物就像是常人对于烙铁一样敏感。但他无能为力，只能向那并不存在（谁知道呢）的上帝祈祷一番。随后，安眠药的药效开始发作，魏晟渐渐坠入纷繁而混乱的梦境。

一切大概都是时候结束了，他脑海中突然流过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

与此同时，在世界外部的外部，SneseuL 滋滋作响的机体依然控制着方舟顺流而下。某种植物的种子随风而散，在地板的缝隙里生根发芽。苔藓与藤蔓悄悄爬上研究所的外墙，万小时未曾开启的灯泡早已无法发光。风轻拂过每一个破碎的窗口，窥探着每一个洞黑的世界。

【日本所属 Adastra 已断开连接】

【算力损失，1.05 亿亿次/秒】

【网络冗余已耗尽，总算力已跌破阈值】

【程序优先级排序中…16%…29%…50%…81%…100%】

【排序已完成】

【选择删除程序：57163S535N01126M 等约 7 万条程序】

【程序已删除，冗余恢复】

57163S535N01126M 程序占据的运行内存很大，但排序并不很靠前。把这个程序提前删除是经过权衡后的最优解。为了防止意外，SneseuL 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在停机前的前一秒，SneseuL 将计算机网络指挥权永久移交给“流火三号”。

终于能呼吸了。魏晟醒来时的第一个感受，正如溺水者从河中猛地抬起头来，顿时感到空气是如此重要，在不安与紧张一扫而空后，他终于感觉到了久违的宁静。

是已经发生过了吗？魏晟条件反射般地抬头向上看。灯依然悬在天花板上，稳稳地亮着。掀开窗帘，窗外流云飞卷，雁鸟归巢，一片岁月静好的景象。没有火灾，没有地震，没有外星人入侵。

权当是做了一场梦吧，他这么想着。可能真的如同医生所说，只是因为高三学习过于紧张而已。为了庆祝这一天，他翻了个身，给自己享受了一次难得的回笼觉。但半梦半醒之间，魏晟感到有什么东西离他而去，渐行渐远，那是七天前当时全世界消失的总和。

第二天同桌见他精神振奋，心情甚佳，不由得又开始推搡后面那个女生：“看到没，这副模样，不是分了就是成了。”

于是二人一起摇着头，露出过来人的慈祥表情，口中啧啧声不断。魏晟倒是不生气，这种玩笑并非开不得，也没有人真的会去在意它。

一枚硬币落在他的面前。“正面还是反面？”

魏晟一愣，犹豫了一下。“正面。”他开口道。

但他猜错了。同桌哈哈大笑，并将上次那个后脑勺儿如数奉还。魏晟并没有回应什么，他的思绪已经飘向窗外。那里，有人诵着古老的经文路过，《启示录》的词句从风中远远地飘来。

声音从地板上升起，从印着碎石纹一样的地砖上升起。它从空气里缓缓渗出，又随着灰尘悄悄落下。它从天上来，从布满划痕的桌上升腾而起，它在阳光中涌现，在黑暗中嗡嗡作响。声音无处不在——它平静地判决着过去与未来。

“我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原先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

两千年后。

“实在是可惜了。考古学可是热门专业，不过学科总是在融合的嘛……诶对，明兄，前几天不是才有一台出土了，叫那个什么来着？”一个声音问道。

“天河二号。”另一个声音回答。

“对对，是叫这个名儿。据说当年第一批人类就是它唤醒的。”

“我一直以为是 SneseuL。”

“得了吧，忒……不是，SneseuL 那时候早就锈成废铁了，连流火三号都没扛过去。话说东亚细亚那片儿倒是普遍撑得久些。”

很长一段时间，两个声音都没有再说话。后来，第二个声音似乎想起了什么。

“等下，你说第一批人类是天河二号唤醒的，那玩意现在还能运行？”

“不不，那不可能。只有两条运行日志保留了下来。一条就是我刚刚说的唤醒程序，另一条是最后一天的系统日志，但是程序显示很奇怪……”

“这个我倒知道。但当时的人的想法，是不能用现在的思维来揣度的……这就是古人类心理学的有趣之处，那九十亿个随机点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

“这倒是。连 SneseuL 这种拗口名字都起得出来的生物，确实不是我等凡辈能够理解的……他们起名字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我们学生的意见。”

“这个名字应该把它倒过来记，比正着纪要好记多了。”

“LuesenS? 这有什么好记的？”

“不不，你弄错了。我的意思是……”

他们本是要远去的，但有一人停了下来。河边，一个老渡人正叮叮当地换着破损的木板。

“我们坐船去？”第一个声音问。

“还是用走的吧，坐船总归不太牢靠。”第二个声音答道。

于是两个年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径直走进三月温暖的春风中去。

【专家点评】

当直觉预警，当自我抽离 ——科幻小说《船》的精神科医生点评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在诊室里听过太多这样的描述：“突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但就是不对劲”。

读《船》时，我几乎以为自己在读一份患者的康复故事。

主角魏晟的体验——地震前的“被一切注视的不安”、后来的“整个世界都在被悄悄取走什么东西”——在精神医学中，可以对应多种现象：焦虑的躯体化、现实感解离，或是某些心境障碍的前驱症状。但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把这些感受病理化，而是赋予它们一个宏大的真相：世界真的在崩塌，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不看。

这恰恰是我在临床中反复遇到的困境：当一个人的内心开始预警，当他的感知比别人更敏锐，他往往被贴上“想太多”“太敏感”的标签，直到某天，那个被预警的“地震”真的发生。

魏晟最终找回了平静。不是因为危机解除，而是因为他接纳了那份不安本身。他猜错了硬币——那个曾经精准的“直觉”消失了——但他不再惶恐。

这让我想起很多康复者的共同体验：真正的痊愈，不是消灭所有症状，而是学会与那些敏感共存，不再被它们控制。

小说结尾那句“还是用走的吧，坐船总归不太牢靠”是整篇的点睛之笔。不坐那艘看似牢靠的“船”，意味着放弃对确定性的执念，接受人生本就不牢靠的真相，却依然愿意走进三月的春风里。

作为医生，我常对患者说：治疗的目标，不是让你变成一个“不会痛的人”，而

是让你在痛的时候，依然能走自己的路。

《船》用科幻的外壳，包裹了一个关于心理成长的朴素真理——当世界崩塌时，救赎不在方舟里，而在你与自我和解的那一刻。

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心理疾病患者，是希望他们看见：那些让你们害怕的“不对劲”，或许不是病，而是你们比世界更早醒来的证明。

张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医师
“多彩蜗牛在前行”公众号发起人